



旧日影像

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

— PICTURING THE CHINESE —
Early Western Photographs and Postcards of China

何伯英 著 · 张关林 译

旧 日 影 像

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

PICTURING THE CHINESE
Early Western Photographs and Postcards of China

策划
责任编辑
设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旧日影像：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 / (英)
何伯英著；张关林译.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08. 9

ISBN 978-7-80186-895-4

I. 旧… II. ①何… ②张… III. 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—
摄影集 IV.K250.6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34251号

本书英文版和中文繁体版由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出版，中文简体字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，在中国内地
发行。

书名	旧日影像——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 PICTURING THE CHINESE: Early Western Photographs and Postcards of China
著者	何伯英
译者	张关林
校订	骆适然
出版人	祝君波
出版	东方出版中心
地址	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电话	62417400
邮政编码	200336
印刷	中华商务联合印刷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版次	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规格	大32开(140×210mm) 184面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80186-895-4
定价	36.00元
	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目录

1	新视像技术	I
2	文字、绘画与摄影	15
3	菲利斯·比特与第二次鸦片战争	31
4	约翰·汤姆森的中国摄影	53
5	传教士眼中的中国	69
6	上海与其他口岸的照相馆	91
7	流行明信片	117
8	尾声：现状	141
	致谢	160
	参考书目	162
	索引	168

1

新视像技术

本书的照片记录了 1839 年摄影技术发明后几十年里的中国及中国人。这些照片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，相机的拍摄对象也许是中国人，不管拍摄者的观点客观与否，都是以外国人的角度观看，而且大多数相片是为外国观众拍摄的，他们才是消费对象。

历史上，人类总是把人分成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。作家、画家和政治家更是不断提出新的构想，以表达对“他们”的赞赏、恐惧、怀疑甚至憎厌。种种传说和故事，成为一般人理解陌生事物的方式。大家撰写文本，绘制图像，有时图文结合，有时只用文字或图像表意。虽然文字

清末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）在上海，一架相机引起中国人的好奇。上海图书馆收藏。

是说故事的有力工具，与视觉图像的直接效果相比却有不如。如果文字和图像在书页或屏幕上占同等空间的话，读者的眼睛会首先被图像吸引。在文字进入大脑产生意义之前，图像早就摄入眼帘，文字引起的关注总是迟于图像，成为深化或放大图像所传递讯息的辅助。

有关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彼此相遇的展现，摄影的作用绝不亚于其他视像形式。摄影发明后的几十年里，许多照片中的“他们”正好都是殖民地上的人。欧洲摄影师把这新的映像技术带到中东、美洲、非洲和亚洲等殖民地区，把镜头对准各地名胜古迹和异国风情。中国虽说不是真正的殖民地，但由于邻近摄影师着眼的殖民地诸如印度和东印度等地区，故也被历史学家列入“凝视殖民”的对象之一。

摄影不仅帮助考古学家精确记录殖民地的古迹，也是人种学者研究土著的工具。照相机服务于科学，为19世纪的意识形态收集信息，提供知识。科学探险队通过测绘、编制目录，收集地球上遥远国土的各种动植物、文化工艺品、不同种族等方面的知识。

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不同，中国不隶属欧洲帝国的版图，人民也不是欧洲的“臣民”，他们不属于殖民地官员和人种学家按当时的进化理论进行评价、照相和分类的帝国“财产”。也许与这说法不符的是，在牛津皮特利弗斯

博物馆存有一张照片：一名留辫子的裸体中国男子站在测量架前。但这是特殊情况，它是由一名派去中国的医务官 J·蓝普雷 (J. Lamprey M.B.) 拍摄的，他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人种研究所 67 团的外科医生，1867 年发表文章《对中国人种学的贡献》的作者。

即使中国不是西方的正式殖民地，摄影发明后，有关中国的描述和反映也只能放在全球殖民主义的背景中去理解。在 19 世纪后半叶，摄影随同日益进取的欧美人士来到中国，不单是军事和领土渗透，也影响了科学和文化。不管他们是士兵、商人、传教士或科学家，从中国回到本国时都带回一些故事和记录，因而构成一种观看方式，当地人通过这些意念框架，对中国这个地方、它的人民及其风俗形成想象的观念和看法。

人们不选择拍摄同样的事物，或者重复拍摄同样的照片。摄影师在决定拍什么和照片会产生什么效果时，会加上自己的品味、标准、要求、取态、偏见，甚至主题的程序。照相机的确记录了现实，或反照实物的模样，但相片就像绘画一样，也可能扭曲、理想化、美化或简单化它的拍摄对像。因此，殖民时代照相机记录的中国，与其说是忠实复制了当时的中国，不如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对中国

的诠释。

由于摄影术是在殖民扩张时期传遍世界的，它在 20 世纪引起的学术兴趣应属于“后殖民主义”——一种政治理论，强调帝国主义对艺术、文学和学术知识所产生的影响。在殖民主义高潮时期，照相机方便记录欧洲政治和文化占领下的领土及其人民的面貌，通过相片对照被占领者的落后与占领者的先进技术，从而含蓄却生动地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视像支援。

后殖民时代的学者谈到西方人对西方以外地域的写照，总离不开“我们与他们”、典型化、“东方主义”等概念。东方主义这个概念，根据它的主要倡导者、已故的爱德华·赛德（Edward Said）的说法，是西方人对东方（赛德的东方主要指中东，其他学者则把远东包含在内）持有的—贯观念。这套观念成了思考、描述或反映东方时一些不可逾越的牵制。而本书将会说明，早期摄影跟其他表现形式一样，同样囿于这些观念规限。

现存于档案室、博物馆和私人藏品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照片被称为“历史”或“经典”摄影（使用后者的多数是商人）。这些照片有些有详尽记录，有些有少量文字说明或根本全无解释。无论其价值是纪实的还是美学上的，它们的拥有者和观赏者都把它们视为历史考证或艺术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们是丰富的历史研究资源。学者



东方主义想象出来的中国恶棍。1932年放映的《傅满洲的面具》，波利斯·卡洛夫（Boris Karloff）饰演代表黄祸的恶人，麦娜·罗伊（Myrna Loy）演他虐待成性的女儿。



威尔森摄影中心珍藏的老照片：米尔顿·米勒（Milton Miller）在1860年代初拍摄的两个中国商人（见上页图）和一个上海女士的肖像照。



和管存者有时试图从中找出其社会、历史或艺术的含义，有时把它们用作文字资料的辅证。旧相片研究者有一种倾向，就是要看看非西方人，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自己是如何使用这个媒介的。例如，中国人摄影的历史已有中文书刊，此外，也有关于移居美国或殖民区域如新加坡的中国摄影师的书本和文章，以英文出版。后者的研究才刚开

始，本书对此会稍略多谈一些。

达盖尔(Daguerre)银版摄影术(以法国幻觉派艺术主义画家达盖尔命名)是用暗色的薄银版产生的映像。1839年银版摄影首次问世，其玻璃板图像受到大众热烈欢迎。银版图像作为“能保留所有形象的固定映像”，因其精准的记录细节功能，受到人们热烈追捧。但是，它除了无法复印，另一个缺点是曝光时间太长，30分钟内摄影对象必须一动不动坐在那里，有时得用金属头架支撑。摄影器材也太沉重，不方便操纵。虽然有这些缺陷，摄影业仍然得以发展，1840年纽约开始了第一批商业照相馆。1849年加州淘金热期间，许多到处游历的摄影师伴随大批移民南下，拍摄了大量肖像。本书随后会谈到银版摄影于184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情况。

纽约领先，伦敦和巴黎纷纷跟上，使用改进过的银版摄影术开办照相馆，其他行业也认识到摄影的记录功能。建筑师利用摄影记录建筑物的修复，医学家、人种志学者和考古学家用来记录考察现场和科研资料。1850年代照相馆在美国很流行，摄影师相互竞争，纷纷提供优美的背景，如大理石柱、豪华的挂幔、名画、柔软花式地毯、稀有益景，甚至珍贵禽鸟的鸟舍。步美国后尘，欧洲各地纷纷涌现豪华照相馆，相中人甚至扮演各种戏剧角色来增添

年轻中国女子在阳台上，
肖像照，1900年制成
明信片。雷琴·斯利兹
(Régine Thiriez) 提供。



肖像特色。

这些肖像摄影师比他们的先辈有某些优势，画家需要长时间来绘制肖像，摄影师只要照相馆设备齐全，就可以集中在技术流程，加快肖像的制作。不过摄影师拍摄户外

场景或要带着器材旅行时，还是有不少困难。到 1850 年代，湿版摄影技术确立，能在玻璃底片上通过接触印刷产生清晰细致的影像，晒印在蛋白相纸上。

但这新技术除了笨重不便携带，另一局限是玻璃底片非常感光且易碎，存放的保护木盒需要许多脚夫来搬运。玻璃底片先要弄干净，然后浸入化学感光溶液，才装入相机曝光。这过程要在暗房小心处理，需时几分钟；如果在户外（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外景场地”），必须在避光帐篷进行。玻璃片在相机里曝光后，必须经过显影使图像定影，再涂上清漆保护底片，然后利用日光源把影像印在感光纸上，经过调节使图像固定。过程繁琐，但至少它能多次复印照片，获得商业利益。

室外拍摄在早期是不切实际的，拍摄街头景象很困难。由于曝光时间很长，不可能拍摄移动中的人或偷拍。被拍对象必须长时间不动，这在照相馆里行得通，在繁忙的街头就不行了。若说有海外冲突事件，就湿版摄影的技术局限，摄影师必须在户外和活动暗房之间奔走，不可能摄取战斗场面。英国摄影师罗杰·芬顿 (Roger Fenton) 对 1850 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作的报道，马修·布兰迪 (Matthew Brady) 和迪莫斯·奥沙利文 (Timothy O'Sullivan) 对 1860 年代美国内战的报道，的确都用了肖像式拍摄，但所拍的

菲利斯·比特（Felice Beato）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，以战争摄影和报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于北塘要塞的战役（拍摄现场）而闻名。来自私人收藏。



是战场上的尸体和被破坏的建筑物等静态情景。

本书其中一章，专门介绍了摄影师约翰·汤姆森（John Thomson）描述自己利用湿版摄影术拍摄19世纪中国的情况：

“我的行李需要8到10名脚夫来搬运，这些人一般名声不好、难以管束……我所有底片都是湿版处理，特别注重其化学元素，而这是一处不懂科学的土地。这些底片必须当场显影，好处是底片能即时检查、完工、装箱运输一口气完成。在这国家，你要自己把原材料混制成需要的化学剂，周围的人又对外国人充满敌意，这于现代摄影师来说可谓困难重重。”

虽然此时已有其他摄影方法出现，但汤姆森依然采用湿版摄影术，因为它的底片成品质量很高。他的相机有1

立方米那么大，而暗房是个用三角竹架支撑、两层厚黑布的三面帐篷，有一面开了一个用黄布遮挡光线的窗口。

到 1871 年，新发明的涂上明胶的干底版大大方便了摄影师的工作，玻璃底片在相机里曝光之前可以先作感光处理，拍摄后等摄影师有空时回到暗房工作，它的速度更快，曝光时间缩短，可以用更灵活的手提相机拍摄，不需要三脚架。然后在 1888 年，乔治·伊斯特曼（George Eastman）发明了胶卷底片，一种能卷起来的、对光敏感、纸上涂了明胶的底片；他还发明了使用这种胶卷的柯达相机。伊斯特曼的广告词说：“你只要按一下快门，其他的事我们来做。”照相变得如此简单，人人都能摄影了。伊斯特

摄影技术的发展使拍摄街景成为可能：香港婚礼的老照片。威尔森摄影中心提供。



曼的发明也使流行的摄影观念产生变化，拍摄对象不必只限于那些高贵上流的人物了，不那么正式的速影成为另一种风格的照相，专业和业余摄影师都能拍摄。

总而言之，从 1840 年代到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，摄影在中国与摄影这个媒介的技术发展及变化同步进展。最早的相片是在澳门和广州拍摄的，因为外国人不能去其他地方，它们由法国银版摄影师朱勒·埃及尔 (Jules Itier) 拍摄。1850 年代，在各地游历的摄影师们开始在当地媒体刊登广告、大张旗鼓作宣传，先在香港和上海设立照相馆，

威廉·桑德斯 (William Saunders) 拍摄的足病医师在工作，约 1870 年。雷琴·斯利兹提供。

